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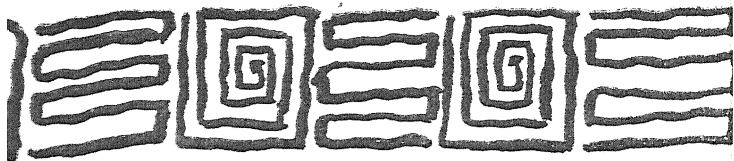
海潮歌聲

柯仲平著

海夜歌聲

柯仲平作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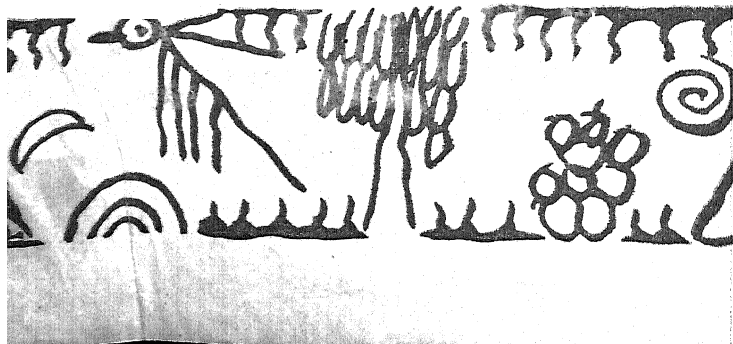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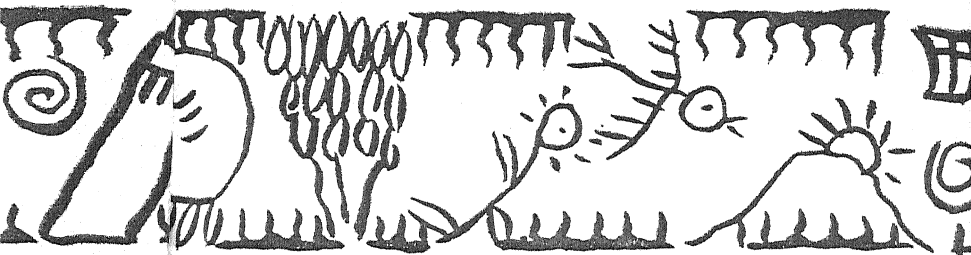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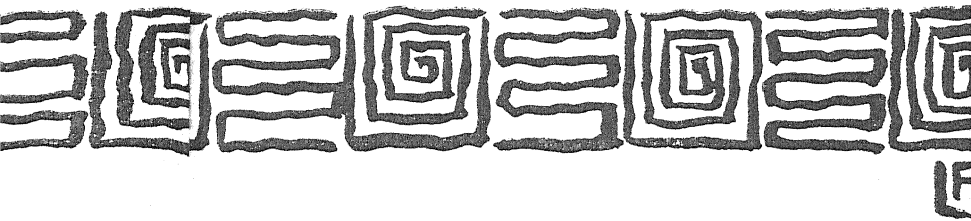
分類號數

登記號數 **B3935**

登記 18 年 3 月 19 日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P R. 4





海 夜 歌 聲

柯 仲 平 作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7

B3985



北师大图 B2324351

十六年八月出版

1—2000册

每册實售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目 錄

海夜歌聲（畫）	月秋作
冠在海夜歌聲之前	
寄我兒海夜歌聲	
這空漠的心	



海夜歌聲 月秋作

冠在海夜歌聲前

全平呵，這歌未到你手恐怕我已入墓地，
其實我們生活那時不在墓地呢？

我將這個孤兒托把你，

最後一次呼吸想到你們對我的恩情呀；

想到恩情

也惟暗自感激與流泣；

托孤懷着無限悲涼意，

生在詩歌死在詩歌裏，

悲涼意——我生未能奏半我情曲！
過去，過去，一切已將成過去，
墓地之中快把孤兒含愁寄交你！

日當正午爲甚天色暮？
何來狂風健在已奏最後歌！
這原不是神經過敏呵，
朝不保夕已是千真而萬確；
我！呵！我！假若還有一人紀念我，
這個孤兒便算一墓角。

從來我就愛到荒野去聽狂風歌，
我也愛登山頂去看日出與日落，狂風歌
看日落，
宇宙原是一座大墳墓，天色雖晚啊，
時間早在墳墓裏面譜我永永爲着人生奏
哀歌。

有人要借‘權勢’暗算我，
這篇遺稿我怕被燒却；
過去雖然是墳墓，啊，
墳墓之中還見一個狂奔着的我。
教徒殉教我殉歌，
千刀以下還想把我詩歌暗懷着，
過去生活對於詩歌無分你和我，
數萬行的明日大曲固已不能再續作，
我甘暗算爲甚也要連累我的過去歌？
墳墓啊！墳墓！從來我的戰地也都是墳墓！

全平呵！讓我喚你一聲‘好哥哥’，——
這是悲酸感激的情意如此摧促我；
我把我的孤兒向你托，
養成或能到你洪水之中一唱赴戰歌；

從前我望此子掙點酒飯生祭我，
差不多，百日前的一個寒月夜，
唉！此子一年已過遍尋無工作，
灑冷中的燥燥我幾把牠變成一把火；
哥哥：如今我已臨危還要酒飯來做死祭麼？
向你托！啊！今日我就悵望黃浦把這孤
兒向你托！

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仲平北京

【一個緊要的希望——讀者能反平素誦
詩的調子一唱麼？有梗喉的字句，
假若歌的情調還能牽引你，起來吧
！跳出屋外吧！昂昂沈沈地唱吧！】

全日，仲平。

寄我兒海夜歌聲

兒呀！不生你，

娘的情懷向誰叙；

生了你，你可知

你那爹爹他是甚麼人？

呵！那湖心一孤島，

湖邊的荷葉蘆葦已蕭條；

風物任是蕭條，

娘的情火熊熊燒。

呵！那湖好像昆池，
池島上有要齋戒的一座寺，
兒呀，你爹既已爲着情愛生，
難道娘得不爲情愛死！

啊！是耐不住的一小程，
天地與娘情，——心心與心心，
歡樂而有慮，
無意間，孕了你這小精靈。

娘忍着人間的鄙夷與苦辛，
你爹爹又是個不屈不撓之人；
兒呀！娘這樣的處境，
娘無片布遮兒身！

兒下世，好容易，
娘的處境娘多病；
兒呀！剛生下兒的頭，
牠們就要娘的命。

娘願以生換兒生，
兒呀！你這宇宙的一點精靈，
奈何呢！那時娘僅有心而沒氣，
淚眼望着個有頭而沒身的可憐人。

娘扶病難起，
娘盡娘的最後愛兒心；
可巧那晨來了一個人，
他是娘恩愛的朋友又先生。

兒呀！那位先生看了你，

他的呼吸緊張而逼急，

他只連道了聲‘壯呀！壯的很！’

兒呵！娘的熱度更增，只娘冷氣又發了！

娘懷着兒的上身入病院，

當苦朋友的寒衣得九塊，

慈愛的達夫她送來十元，

兒呀，你總知道的，——娘友都是苦艱

啊！娘的月秋抱娘大小便，

累她多少日難得合眼；

娘的好友朱靜庵，

整天整夜的，在娘的床後床前。

兒呵！盡所有的款資夠九天，

九天後的那晨，醫生來說：

“還要打針的，再住幾天……”

呀！我說他殷勤的先生呵，誰迫娘出院？

無論睜眼或閉眼，

娘的身閒心不閒，

娘慮娘若早別世，

懷着我兒的半身是怎樣的可憐。

兒呀！你叫娘怎樣心閒，

你還有個大兄弟，

他只一雙眼睛得見天，

兒呀！你叫娘怎樣心閒？

未出院，那公寓的主人來看娘的病，

娘出院，娘今且寄食在靜庵這點；

兒呀！一切苦痛算甚麼！

只要我兒一身全表現。

兒呵！而今你的全身已表現，
娘今不過幾夜夜的失眠，
你豐靈魂，也有肉體，去罷！
你去看那人間果真是蜜笑還是冷眼？

去罷！我的心，我的小乖兒！
人家尋及你來歷，
必定問到你爹娘，兒呀！
你將怎樣答對？——或單是嘆息？

兒呵！有人問及你爹娘，
是兒的挺胸說罷：“娘是個生我的處女，
爹是個沒家可歸的少年，
而且呵，名義上早是個‘有妻之人’！”

兒的瘋兒的心——仲平

十三，十一，二十，

海 夜 歌 聲

江山也何嘗寂寞！

我的船哥，

 你在想的甚麼？

 你在聽的甚麼？

請莫回想些泛泛的友誼，

聽呀，永遠是打動你船槳的水波；

你老是搖槳前進，

當搖槳與前進同是享樂。

且丟了你那邊的享樂罷，

吾們要款款說說，

款說中可以忘掉了自身的孤寞。

啊，海上一孤舟，

孤舟上是你和我，

你我的對話，

又好比一人自己的問答，]

啊，海上一孤舟，

孤舟上只你一個；

還有，提起了孤舟的來歷你我要酸鼻，

這海上一往已是孤孤另另的，

啊，孤另呵！孤孤另另的呵！……

——說甚麼孤孤另另的呵，

我，我……

腔腔情血變狂歌；……

說甚麼孤孤另另的呵，

海上歌，海上歌，

海上也已開始了海上的夜樂：

“我，啊，我，

我的原形呵，

誰也似不曾見過，

難道那山間的瀑布呀，

誰也似不曾見過？

最想便宜的怕是那位先生了，

他見我身有些小光芒，

他便向我來求道，

我小收了光芒，

指示他我所有的創傷——

‘啊！我的先生呵，

有多少的光芒，

有多少的創傷；’

那先生長嘆一氣便走了，
可憐的長嘆一氣便走了的先生呵！
這光芒怎樣的噴發，
我還不曾說；
其實這些微微的光芒
究算得了甚麼！
我，啊，我，——
怎樣弱小的——一個！”

我的船哥，“我，啊！我——
怎樣弱小的——一個！”
但當黑霧吞盡太空時，
除了他自嘆微弱的燈火，
你還能看清了別的甚麼？
“我，啊！——我，
怎樣弱小的——一個！”

“你們追殺我，
你們都在追殺我，
這宇宙是你們一家一族的嗎？
我那懶惰的兄弟們是沒望了，
我那自相殘害的同胞們與黃河沙量一樣
多！

追殺我們的敵衆呵！
這些是，我們可以泣告天下的致命傷，
但我們決沒一點兒畏強，
盡你們所有的來毒害罷！
啊，我勤奮而耐苦的兄弟們呵！
我們的骸骨都願粉碎在疆場，
我們的血氣呀，
一道道的白光，
天上！

天上！”

“我們的種族會稱過霸與王，
我們會雄視過有獸的萬方，
啊，自從那虎獅山下的幾次戰爭以來呀，
我們的霸與王便不能不退讓；
總是的，遭敗後才深覺得自己的過失，
在遭敗後的短期間，
又沒能把自己的過失補上；
徒特利爪與利牙，
眼睜睜敗亡在虎獅山下，
呵，對所有的獸羣
 我們有甚麼可矜驕的地方呵？
我們的心血之中，
 那一部沒有罪過？
爲了此；

我朝沐爪於溪，
 我夜磨牙於泉；
 我那天不對着陽光
 憤發我自己的心靈幾遍？
 啊！可斬殺的王與霸呵！
 那虎獅山下的勝利者，
 而今又已霸佔了我沐爪磨牙的溪泉：
 所有的都將被牠佔去了；
 我忍耐的盼望呀，
 是要叫牠見我自強而退讓；
 吶吶……我做了最後的抗爭，
 我的心血來凝在天上，
 牠呀！可詛咒的王與霸呀！
 牠，牠成了地下的腐濫的泥漿。”

熊飛天上，

虎飛天上，

熊忿激乃嚙歌，

虎聞聲而和唱；

偉大的表現原不在勝負之分呵；

啊，熊也飛到天上，

虎也飛到天上，

偉大的表現嗎，

我的船哥呵——白光！

永恆的白光！

.....

哦！……聽！聽！……

海島，那海島又已傳來了洪水橫流似的
歌唱。

13
“任英雄，

終有遭困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自負者的子孫呵！
如今不行了，都不行了，——
甚麼昔日的豪強，
呀！我族全困在高浪四逼的海島上
高浪四逼的海島居住者呵！
怎樣纔免於滅亡？
要怎樣纔免於滅亡？
到這時，昔日的雄武氣概全歸有用，
昔日的雄武呢？
昔日的雄武？
先斬了我們的這些王中之王罷；
啊，怎樣自負的種族之子孫呵！
先斬了你自己的權威者罷……。

哦！那星兒是虎呀，
這星兒是白熊，
空間也還有

虎飛天上，

熊忿激乃嚙歌，

虎聞聲而和唱；

偉大的表現原不在勝負之分呵；

啊，熊也飛到天上，

虎也飛到天上，

偉大的表現嗎，

我的船哥呵——白光！

永恆的白光！

.....

哦！……聽！聽！……

海島，那海島又已傳來了洪水橫流似的
歌唱。

何
“任英雄，

終有遭困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自負者的子孫呵！

如今不行了，都不行了，——

甚麼昔日的豪強，

呀！我族全困在高浪四逼的海島上

高浪四逼的海島居住者呵！

怎樣纔免於滅亡？

要怎樣纔免於滅亡？

到這時，昔日的雄武氣概全歸有用，

昔日的雄武呢？

昔日的雄武？

先斬了我們的這些王中之王罷；

啊，怎樣自負的種族之子孫呵！

先斬了你自己的權威者罷……。

哦！那星兒是虎呀，

這星兒是白熊，

空間也還有

許多空處，
啊，我們的週圍是狂浪！
我們的週圍莫非狂浪呀！”

船哥，我的船哥，
“這星兒是虎，
那星兒是白熊，
我們的週圍是狂浪，
啊，我們的週圍莫非狂浪呀！”
那才是最有力的民族，
那民族的力量過於虎，
呵！‘先斬了你自己的權威者罷！’
真的！——怎樣，
是怎樣善於自負的種族之子孫啊！
到這時，
甚麼也不論，

就是生存……！

.....

呀！看東邊遠遠起來的那位漂泊者，
怎麼她一生一世只願自漂泊？
她是海洋的中心嗎？
你聽，這海號的雄聲就與狂獅的歌浪是
一般；

這海，這海
能失了個放浪不息的中心嗎？

.....

呵！似鳳鳥之卵巢中未生壳的一個蛋，
似誰家的私生子呀，
出世以來便沒人看管。

“將心腦贈與塵環，

讓他們自嘗苦與甘，
嘗不完的苦與甘啊，
未出世的胎兒
早唸着傳與後代。
怎麼？——
見我者都沈想着自己的究竟，
見我者沒有不表出自己的悲愁或是歡
樂；
有甚麼比看我更要清白的？
看我的清白，
就如像你們自己看你們的命運一樣呵。
許多人對我要狂飲又狂歌；
許多人，伏在崖岸上，
或是破塔前，
歎哭之後而又說：
“現在我將怎麼？”

要是前去呀！——又將怎麼？……”

啊！這些似乎是塵環的罪過；

抬頭看太空，

難道還不相信嗎？——別的且不說，

這永遠親愛你們的

也只個孤來孤往的我。

先前燈火在唱說，

他的原形呀，

誰也似不曾見過；

就說前幾時的我，

誰又會仔細猜着；

要知前幾時的我，

還請問他現在也還抱歉的

這誘惑我的海波。——

苦人心那忘得了苦人境，

請先看我那海水中的浪蕩着的伙伴罷；

呵！我反叛誘惑的絕崖處，
曾與許多窮愁人見過；
你們無家可歸的人兒呀！
這裏是孤來孤往的我！
這裏是孤來孤往的我！”

我們無家可歸的人兒呀，
家鄉？家鄉——
人肉的販賣場，
那處不是哄騙的絕崖？
那處沒遭狼蛇的咬傷？
啊！這船不是逃難來的呵，
這船也不一意找天堂，
海洋中，
愛呀！孤來孤往，
孤來孤往……。

.....

呵！我的船哥，
 東西來了兩位新鮮客，
 長尾的，似天外的鳳鳥或孔雀；
 呵！那山那樹的朋友們呀！
 都醒來！看看這個，
 都醒來呀！聽呵！
 一星星有一星星的表情歌。

“你們渴望着我那兒的天堂，
 而今我要拿出來請你們共觀賞。
 你們將要先讚美呀！美麗呀！
 單看我身後的一片霞光，
 誠然是半個絕世的姑娘；
 啊，——甚麼半個絕世的姑娘呵，

我這裏看她與生命不二樣。]

那兒是虎星有創傷，

那兒是白熊星也有創傷，

月姑姑

也曾經過了多少的危亡；

我們都得互觀望，

我來都得互嘆賞。

那有世以來之第一次大戰爭我曾參與，

啊！孩子們呵，——

呀，我怎的冒昧，我親愛的兄弟們

開始的大戰爭，

便是大黑暗與我們的戰爭，]

冤家世仇了，

總想鬧出個‘你死，我存’。

這戰爭，這戰爭，這戰爭，

將延長到無止的來世，

可是呵，我的兄弟們，
真血情總會結成有靈之晶形的，——
小個小個的珊瑚虫環成島嶼，
啊，假使宇宙間充滿了個個有靈，
太黑暗牠還能從那兒逃匿，那兒逃匿呢？

.....

我的兄弟們，歌了一半天，
那天堂還不會拿出來與你們會會面：
啊！敵人正當得意時，

那兒有個真天堂得見？

我的歌聲，爲甚不寧，
兄弟，你可察覺嗎？

我剛剛來自戰陣。”

“啊，這兒還較安甯，

這兒還較平靜；

我們的個小兄弟呵，
他初嘗到世味太沒情，
他纔是個小孩呀，
創傷滿身。

呵！那一個不在地獄中困過？

告訴我！世界上那一個是完膚之人？

這世界那一處不是鬼窟啊？

真血情所到的地方纔微現半點光明。

不信嗎？

珍珠在財奴們的眼眶中特別發亮，

請就打開那財奴們的寶箱幾個罷，

你聰明而實愚魯的，從古有誰人，

能在那，寶箱中，尋得到一線光影？

啊！明明在的是地獄，

明明要誇是天堂，

明明自己就在自己的面前，

偏捨却了自己，
尋天堂在別的地方……。

可憐的我們的那小兄弟呵，
白嫩的肌膚上早帶槍傷！

我是特來邀請你們衆位姐妹兄弟的：
明晚將在這方大的歌舞場，
慶慰他槍傷！
槍傷！

槍傷！

槍傷！”

我的船哥，我也將

慶慰你槍傷，

槍傷！

槍傷！

槍傷！

我們的歌舞場就設在海洋上。

你們星星們呵，

可不嫌我們的孤涼嗎？——

雖也有久交之海風爲好友而和唱，——

不客氣嗎，

這歌舞場

也如你們那一沒關索的一樣。

“明晚爲小兄弟慶慰槍傷，

後晚定來爲你船哥哥慶慰槍傷；

海面與天空呀，——

原相接壤。

“明晚爲小兄弟慶慰槍傷，

後晚定來爲你船哥哥慶慰槍傷；

請莫要迷信呀！

兒並不是怎樣優越的天堂。

“明晚在小兄弟的歌舞場，
後晚在你船哥哥的歌舞場，
你我將合為一體呵！——
決不是甚麼奇離的幻像。

“明晚在小兄弟的歌舞場，
後晚在你船哥哥的歌舞場；
到了那時啊，——
獨舞又和舞，獨唱也和唱。”

到了那時呀，
你舞我也舞，我唱你也唱；
慣幽居深谷裏的野花將與會，
老漂泊的游客們將忘記了他一身的孤涼。

你們說‘海面與天空呀！

原相接壤；

有何人，他沒光，

他也能——飛到天上？

“你我們將合爲一體呀，

那決不是甚麼奇離的幻像；”

好，船哥哥，

證實了你的夢想。

你們說‘不要迷信呀！

那兒並不是怎樣優越的天堂；

確有過那兒天堂的夢想呵，

誰不會見個這人肉販賣場？

.....
.....
.....

寂靜，寂靜，

為甚麼忽而寂靜？

沈默，沈默，

為甚麼頓現沈默？

星星們似乎悚然而聽，

天體也驟變了色；

有夜盞一般的光芒，

有金箭在空中來往；

要是沒有甚麼大的變動呢，

為甚打斷了熱情的叙說，

而且猶有許多星星還未歌；

.....
.....

寂靜，寂靜，

爲甚麼忽而寂靜？

沈默，沈默，

爲甚麼頓現沈默？

你特不寧的，第一長尾朋友呵，

告我，請告我！

“那天外有大變亂就要發動，

在我們的仇敵與仇敵中，

啊，我們的仇敵呵，

怪會說的冠冕話，

牠們說，爲的是大家，

純然爲的是大家；

欺弄了所有的愚衆，

爲牠們來爭殺。

啊！我們誓要斬盡殺絕的欺弄者呵！

棺材裏牠還伸出了幾雙手來：

“把金錢給我罷！

把地盤給我罷！”

黃泉下牠還深深地唸着：

“我的財產呀！

我的權位呀！”

而今來了牠們互相吞併的消息，
也正是滅絕牠們的一回好時機。

朋友呵，姐妹兄弟們呵，

來是那般的匆忙，

去又是這般的匆忙；

來自戰場，

又歸戰場，”

戰爭，戰爭，

有誰人的頭顱果是泥土所製成？

有誰人，有誰人果是一草一葉的化身？
然而，戰爭，戰爭，
無止的戰爭呵！
有一人——
“快快擒住那般欺弄者，
快將那般欺弄者全盤殺盡，”——
在人羣中的最高峯發這喊聲，
又在人羣中的最低處發這喊聲，
縱你是單調的一人，
也有你單調的一聲作響應。
呵！偉大的第一長尾星，
他來自戰陣又歸回戰陣。
斬敵人，視敵人如泥土所製成！
殺敵人，視敵人如一草一葉的化身！
唉！貪婪無懼的敵人呵，
喫了我的肉，吮盡我的血，

吸了我的髓，牠還將穢濁的魔裏，
擊毀了我的靈魂。

戰爭！戰爭！

我讚美戰爭！

我高歌戰爭！

這世界誰讓牠欺弄者在我輩的頭上橫行，

這世界誰讓與黑暗作重心；

戰爭！戰爭！

我要讚美戰爭！

我要高歌戰爭！……………

說宇宙，宇宙的叛徒呀，

宇宙的自身，——

請看我今朝的行爲，

也背了我今朝的初心；

對所有所有的敵衆呵！戰爭！

戰爭！戰爭！——這唯一的戰爭！

.....

風和歌，
海和歌，
星與月和歌，
此外你，海浪中的一人在和歌：

“假若你就是你的敵人呵，
戰爭，戰爭！
唯一的戰爭！
我凝視着一切，
看一切的整個，
真的，那似乎光榮的華服與麗衣，
早已吞盡了，吞盡了所有赤裸的真情。
戰爭！戰爭呵！
誰能在此種種情況中高歌和平！
要有一人在此情況中高歌和平，

那麼，“啊！聖者呵！

救世的聖者呵！”

人們要給他這樣的尊稱。

他也說，他的一切都和諧，

他所見的想的，只有自由與慈愛。

然而這聖者果真和諧到這般？

竟沒有一次如我，牙齒敲傷了舌頭嗎？

母鷄懷抱下的孩子們被飛鷹強搶去，

塵土上軋死了多少無辜的襤褸人，

啊，也有人，——至少我，

強忍過這種種的欺辱與掠奪，

聖者啊，這也將是你所見的和諧麼？

永遠讚美你，你能臨危，

還把愛與和平高歌；

有人到了臨危時，

還把愛與和平高歌。

這是怎樣偉大的戰爭呵；
然而有人真能斬敵人，
有人真能殺敵人，
這又是怎樣偉大的偉大呵！

“看我，看我，你們都看我，
我不是海神，
也非來找絕境的。

我初到那沙漠，
迫害我的是淫風，
欺凌我的是塵土，
不幸我生又帶來個大叛徒；
我有三苗嫩芽——

未來的三株大樹，
可一株死於淫風與塵土，
一株只能去問我那大叛徒；

那時呀，無論受怎樣的摧毀與酷刑，
我也得把這僅有的一株好好兒看護——
將我生命貫在樹幹裏：
“週圍侵我的人衆啊！
樹蔭下面也好乘涼呢，
看你刁斧之下所染的——
是樹漿呀？還是血迹？”
我體膚上受了叢叢重傷，
但夜比夜更成長；
我的腳邊且有一小泉，
有誰人的苦愁莫遣，
曾夜夜，來我的四週纏戀；
到後來，樹長的有若天傘，
惹動了人們的忌羨，
我不自己將她作舟呀；
我老奔苦的生命在一邊，——

能夠看見的只別人家的棟樑與火焰。
但而今，你們仔細看，
我的孤舟呀！——失落在那一邊？
我獨自一人呀！——又在的那一邊？
海浪中，顛連，
是這般的顛連。
曾有幾大船傍我而過；
我呼他，他不應，
我又奈何？
從此，我不向那一方呼喚，
就把一身當行船；
甚麼和平呵！
貌似和平！
我想聽的是戰歌！
我要聽的是戰歌！
這海濤真個值得永摟戀，

她懷抱着我游半天；
戰歌呵！撲戀着海濤唱戰歌
戰歌呵！我在海濤懷抱之中唱戰歌！
戰歌！戰歌呵……”

一人的身世這般可羨而可憐，

戰歌，大江滔滔的曲戰歌

你一人的身世呵。

有誰人，曾經過沒舟航海？

有誰人，獨在海浪之中奮戰過？

好友阿，等着，

我好友，你請等着！……

啊啊！……

我好友你忽焉不現，——

只留一星影，

斜掛浪底天。

.....
.....

船哥，天地推移，
明月正以胸輝拂着你我的頭頂呢。
怎麼？——

一個個的筋肉都有些戰慄！
較大的星子們面泛微紅！
薄雲色，——女兒腮，
尤其是近月的那幾朵；

怎麼？——

一個個都探望前方，
更如臨戰線的，是近西的的那幾顆！
明月也已披上了橘黃紗，
好像啊，這世界果有怎樣的大危機
瞬將爆發；

怎麼？——

小個的星子們是隱去呢？——是逃退？

急奔的黑雲片，

是敵人的探子呢？還是尖兵？

怎麼？——

.....

.....

.....

看呵！——

一渚渚的來將羣星困，

一潮潮的來佈滿了天境；

有的似乎被敵吞下了，

擊散敵人的，前途分外清。

有光處，黑暗只應向後方逃竄，

而今的有光處，爲甚麼反更失明？

.....

啊！敵人要包圍了天境，

敵人要包圍了天境，
朋友們！這樣的戰陣！
是這樣的戰陣！

啊！敵人已包圍了天境，
不讓與空隙一針，
朋友們！將你敵人光化嘛！
你們所有的是光亮與熱情。

啊！敵人全包圍了天境，
不留與空隙一針，
朋友們！唱你們的戰歌嘛！
唱你們的戰歌，將你們的敵人感應。

啊，敵人全吞併了天境，
敵人全吞併了天境，

朋友們！飛舞你的有光劍，
斬盡你的對頭人！殺絕你的對頭人！

啊！只見敵人增兵，
 就見敵人增兵，
朋友們！唱我戰歌一首，
 你斬殺幾千敵人，
 唱我戰歌百首，
 你斬殺幾萬敵人；
 根不除，草不盡，
 世界沒有三寸土，
 幸免過敵人的足跡；
朋友們呀！照準了，——敵人！
我們的敵人呵，
 你從那兒逃命？
 你將從那兒逃命？……………

世界上的懦夫不得更懦如我，

宇宙內的星子

誰沈重若此地球呵！

光微如營火，

還能退敵三步，

天河中之小星，

也還要抽劍克敵；

誰若我，這懦夫；

誰若你，這大地；

黑暗捆緊了你週身，

黑暗侵蝕着——我的肺腑；

你有海水狂跳，

我有心血湧潮；

你有海水狂跳自狂跳，

我也不過湧潮自湧潮；

啊啊……………！

懦夫呵懦夫！——

懦夫想滅敵，

只好待明朝。

……………

……………

啊。……我只能詛咒我自己，

我只能埋怨我自己，

載我的恩人地球呵！

生死兩不離的愛人地球呵！

我能夠嗎？——

打你，罵你，詛咒你，埋怨你……

啊！除了你，我的氣誰人願受？

我的恩愛呀！罵了你，

你還怕我生氣呢，

呀！……………

這樣的罪過，

我要對一切訴說；——

更要對我的敵人訴說，

讓牠笑我！罵我！詛咒我！……………！

……………

海水現空前的洶湧，

四方來從所未聞的吼動，

深夜沒陽光，這般悶熱呀，

哦，……………船哥，

四方天，

火燒紅，

是人間燃燈禦戰？

是人間要成焦土？

呀！……………

聽這樣的崩烈聲，

當駭倒幾許敵人；……

呵！你有海水狂跳，
 你還有按不住而激盪的血潮，
 你原是怎樣熱烈而光彩的現身啊，
 看呵！怎樣的，你的血潮！
 你的血潮早已奔到天空中燃燒。
 懦夫，懦夫呵，
 你既沒海水的狂跳，
 縱有點兒血潮，
 又奔不出你自己的肚外去燃燒，
 呀！這樣世界中的懦夫只有被人暗算，
 這樣世界中的懦夫
 怎當得這樣的艱難！
 懦夫呵，懦夫，
 去躲在那假笑的和平帳裏偷生罷；
 懦夫呵，懦夫，
 不然，——你就在個漂亮的室裏安坐着；

聽隔院來了無可奈何之痛楚聲，
那時，你心頭微顫起半點悲憐；
轉眼是你屋外的‘花香鳥語’，
你說：“哎！討厭！太殺風景！”
——回頭見你書案上的幾張‘白稿紙’，
“哦！痛楚聲，痛楚聲！”
你說，你立刻在你案前案後找同情；
騙了人，欺了你自己，
你還賣去了爲人說客的嫌疑，
對着不能再受壓，
不能再受欺的，
我們的些些，——很少的這些些，
生命力充實而跳躍的好兄弟，
你不與他們以催眠嗎，
就使用你多量的麻醉劑。
啊，……………你就是這樣的懦夫嗎？

那末，我當面的敵人啊！
看我自己，
施我手續罷！……………

……………
海水現空前之洶湧，
四方來從所未聞的吼動；
有一人在浪尖上鼓起胸腹，
浩浩蕩蕩的萬言歌正是劇風；
天體橙紅，
雲急走動，
神速的斬敵劍原來是閃電呵，
星星與星星，已成了內外夾攻，
這時候，有調和的奔走全歸無用，
請妥協，我們的兒郎誰也不願從。
敵人落魄，
敵人膽戰，

敵人之不堪戰者敗逃，
敵人之欲降者揮淚，
敵人是一草一葉的化身！
敵人果真都是泥土所製成！

看呵！——

敵人也有父母和兒女，
敵人也有情人與愛妻；
敵人之冷槍冷刀無情，
我們的有光劍也似沒情；
敵人呀！聽着，——
你那世不糟踏我們的父母和兒女？
你那世不欺凌我們的情人與愛妻？
最痛恨的——敵人，
你會斬殺了我們些個光精精的小兄弟；
最傷心的——敵人，
剛出世的嫩筍與嫩芽，

不遭你橫暴的摧殘呀，

就遭你平白的壓抑。

啊！敵人呵！縱你是斬不盡的！

敵人，……………

啊！異常發抖的，我們的有光劍呵：

“斬呀！斬呀！

還要斬他父母和兒女，

他的情人與愛妻……………；”

——認清了自己的敵人，

要認清了自己的敵人；

誰也有的父母和兒女；

誰也有的情人與愛妻；

昨夜我有東西兩衝突，

我竟用刀穿我心，

我心痛！……………

“斬呀！斬呀！

總要斬他父母和兒女，

他的同道與同系；

當我未入世，就被認作了——他們的仇敵，

他們中的那一個不要做我頭上之帝王呢？

如今要理，就要理清他們這一系。

不懷疑；

敵人在我掌握中，

反失了當初殺敵的勇氣？

捉敵談何易，

我的鋒口呀！

決沒有不用而生鏽的一日，——

縱使到了最末的那半世紀。”

呵！狂浪上一孤舟，——

暴風中一樵葉，
將生命寄與孤舟，
孤舟又將寄與誰？
海浪上和歌的一人啊，
如今你在那裏？
海浪上和歌的一人啊！——
暴風暴，狂浪狂。
任你暴風暴你狂浪狂。……
只有懦夫懦夫呵，……
懦夫！將你刀，
刺你當面敵；
呀！懦夫這樣的陣仗，
你的兩腳也還難站住。
砍你刀罷砍你刀，
嘆甚麼，刀短敵身厚；
刺你劍罷刺你劍，

何必顧，劍曾散你手；
將生命寄與狂瀾，
狂瀾辭不受；
寄與暴風，
暴風將以狂瀾之辭而眉愁；
生命呀！假你不是狂瀾與暴風，
莫懷愁也莫懷憂，
你就住在你敵人的槍刀口！
你就住在你敵人的槍刀口！

.....

吹！聽絕世的戰歌！
吹！聽最後的呼喚！
吹！怎樣猛烈，這時的敵彈！
吹！濕我衣，我四週有洪水泛濫！
是甚麼？飛入我口，
呀！有鹽味，

呀！有鹽味，
 是你嗎？——啊，淚呵！我的淚！
 呵！味也腥，
 呵！味也腥，
 是你嗎？——啊，血呵！我的血！
 我的淚你這樣流，
 我的血你這樣灑，
 我能夠？——
 流盡你們我便逝；
 吹！招魂的戰歌！
 吹！最後的哀歎！
 我上下四週有洪水泛濫！
 那不是我的血，看清了也不是我的淚；
 我的敵人，退不敢戰；
 吹！敵人們全在逃竄，
 敵人們全在逃竄，

有光劍已將牠們全看管，]

敵人的頭顱呵！

鬼競鬼戰，鬼競鬼戰！！

可曾冤了你？敵人！

啊！歌你想歌的歌嘛！

唱你想唱的唱嘛！

你所欲說的，——

呵！你所欲說的實話，

沒了你，

那兒聽？

呀！縷縷的飄魂呀！——

你哀歎自身的縷縷飄魂呀：

“我們每代的祖先臨死時，

臨死時的遺囑是，

‘我們的子孫們！

別讓你仇敵霸世，
 甯可失去了你自己的首級；
 甯可失去了你自己的首級，
 別讓此宇宙，被牠們家的統制；
 我的子孫呵！記
 孩子們都要深深的記着……。」
 勢不兩立：
 有你就無我，
 有我就無你。
 最初的宇宙全如黑漆，
 有你們的血分也是極少的；
 你們可吞盡而滅絕的仇敵呵，
 假了個甚麼創造光華世界的虛名
 一天天在闢大你自己；
 爲了我族的優勝，
 爲了我族的繁殖，

有你們能得不東討西征？
恨當初呵，我輩疏忽了最後的作戰，
吞未盡，你們的這一點點兒晶形；
而今，——永遠的未來：
一天天在闊大你自己，
將置我輩於何地？
宇宙呵，宇宙，
誰是你的親生兒？
誰是你的親生女？
我也能說我所欲創造的：
‘一人不能看見一人的自己，——
全宇宙一錠墨黑；
一人忘却了一人的所在，——
只當天地一住宅。’
所有的光體，
小的遇着我羣還避匿，

大的而今儼然戰勝敵；
啊！子孫何以見先人！
子孫有何面目見先人！

“我曾挖去了個絕美之處女的心和腦；
用地窟，封鎖了她的靈魂，
我再媮也沒有的說：
“星呀！我親愛的星！
光明呀！我心愛的光明……！”
牠們都是青年和少年，
怎當得個處女而又是美人的喚聲，——
似向日葵的易受感應呵，
似夜台花一般的容易蕩情；
我也曾捉住了幾星，
塞他嘴，使他莫作聲，
我在他的背後私親說：

“我的同伴呵，
這兒是我們的華山！
這兒是我們的長河！”
他們愛他們的華山，
他們愛他們的長河；
川流的至，
蜂湧的來，
以爲枕在處女懷，
以爲發現了自己的情和愛；
跑到華山頂，長河邊，
會那親親說，親親說的同伴：
華山下有懸崖，
長河邊有陡灘；
緊緊懷抱時，——
“仇敵呵，睜大你的眼，
仔細看！你仔細看！”——

設過的計謀而今都成了秋冬之敗葉；
費去的心機直不堪回算……！
我們未臨陣與殘餘的兒郎們呀，
我將化爲縷青烟，
到你們的夢前：
我的兒郎們啊！
記好了，這個遺囑——
‘別讓你的仇敵霸世，
甯可失去了你自己的首級；
甯可失去了你自己的首級，
別讓此宇宙，被牠們家的統制；
我們的兒郎們呵！記着記着！
孩子們也要深深的記着！’
更告你，我的兒郎們呵，
給你們個攻戰計，
好好兒準備——

窺探着你敵人的驕慢與懈怠時。

呀！我親愛的兒郎們，

你們知道的：我族是怎樣的權貴，

而今慘敗，慘敗呀！

怎樣的，是怎樣的可恥！！

不說了，我的兒郎們，總之：

看準了你勢不兩立的——

 你自己的仇敵。”……

啊！仇敵，我的仇敵，

 一縷青烟的盼望也不許；

啊！我的仇敵，

 可知你那船下的血淚已無際？

啊！我的仇敵，

 你好得意，讓你一姓光華照天宇；

啊！仇敵，我的仇敵，

 你將我輩的血肉，——肥你的耕地；

啊！我一縷青烟也不全，
在此情況中，縱有我同伴，
尋我飄魂，怎奈這天已非我那天！

燒燼了王宮，

佔去了花園，

問去罷，你們的祖先

多有過這一般的經驗。

吃你肉！唉，很不能！

吸你血！唉，那能夠！

毀你靈魂！唉！……………

我的仇敵，

你坐下的螫兒真個暖，

你知雲有聚時也有散，

我的仇敵呵！

雲有聚時也有散！”

要你散啊要你散，
縱雖我輩全成你的早晚餐；
我輩有的各人一心身，
那就是各人作戰的個老營盤。
不是嗎？

我輩會有幾時不遭你圍困？
我輩的甚麼不會受過你監管？
狼口下的餘生，
牢獄中的待決犯，——

仇敵呵！告訴你，
而今我未死的細胞都叫‘反！反！反！…’
你子孫有的是遺囑，
我們的一切所有是‘反！反！反！’
要你散，要你散，
你只一縷飄魂了嗎？
啊！也可憐……！

坏！甚麼可憐的你些黑徒呵，

雲有聚時也有散，

雲聚嗎？擊散，

雲聚嗎？擊散；

勿論是——

 繼你來的，你的子孫；

勿論是——

 你自己的循環；

你聚嗎？——擊散，

你聚嗎？——擊散。

.....

.....

.....

.....

似天地重新開闢，

似美人去了她的土衣又下衣；

煤窟中的少年啊，

是何人，將你久困煤窟？

洗淨你的骯髒的，

是怎樣的一條河流？

是怎樣的一簾瀑布？

重見你，重見你，

然而——許多兄弟們是早已不見了

我的明月呵，你的橘黃紗呢？

你的橘黃紗已到那兒去？

啊，你永恆一般的若沒事；

誰知呢，大變亂剛剛過去？——

看這光景；

誰知呢，你也是狼口下的餘生呵？——

你若此的澄淨。

.....

嘿，我所懷着的，先前是無限的勇敢，啊，

無限的快愉，

這勇敢與快愉，如今要變作了一場淚泣——

呀！我的明月呵，

假若你要明晚不再來，……

呀！我將怎樣辦？——

此刻你已漸沈西。

假若明晚你不來，

呀！變亂與變亂的終結，

兄弟姐妹們有多少已不在，

你西沈，

我淚泣，

我終止於淚泣嗎？

假若明晚你來呀，

恐怕你將無處探，——

啊！就說這隻船。

我的明月呵！

難道你就那般漸西去？

我就這般老流泣？

呀！眼望着就要過去的這青春的你，

我照鏡，我今又是叢叢少年鬚！

啊呀！快快緊抱着你少年的我嘛！

怎樣能夠撒手呀！

眼望着這不待我的青春！——

這，這不待我的青春呀！……

——我能夠我怎樣辦？

假若這時我已貼緊你的懷，

實際我已貼緊你的懷，

那末，仇敵呵，一切我的仇敵呵，

願你果有這樣奇能與大胆：

將你一刀或一彈，

把我們的心胸穿；

那時候，

我們的心心，
我們的肝肝，
我們的甚麼與甚麼都連成一串。
我的仇敵呵，不然，
只要她於明晚後晚……都會來
將我雄劍抽去罷！
將我的雄劍抽去罷！
然而，——這可不能尋思了，
是怎樣的，——棄了我，
是怎樣慘淡的一個明晚與後晚……。

——我能夠我怎樣辦？
拖我脚的是懦夫，
叛我前的是時辰，
更是此當面的時辰；
啊！我們的青春呵！
懦夫立在陷阱，

懾我而又逼我的，這個時辰；
我的敵人，
 假若你壽長，
 你看我怎樣逃命，
啊！青春，立在陷阱裏的青春，
 時辰，你解我如要犯的時辰。
明月呵，
 為何願將你的腕，
 伸入陷阱？
 因甚明月腕，
 願作懦夫枕？
懦夫呵！一星待你你不歸，
恐將含血與淚而南隕；
 明月獻身將憔悴，
 就爲的是懦夫你一人；
啊！你在的是陷阱，

陷阱底活葬着一星的良辰；
你沒能出陷阱，
你沒能往上升，
月將漸憔悴，
月有你而實孤零；
呀！懦夫呵！！
將讓她良辰終活葬？
看着月憔悴，
憔悴且孤零，
孤零憔悴，憔悴孤零：
這是怎樣的呵！——罪名；
將你活葬陷阱裏，
刑嫌輕；
陷阱底更鑿陷阱，
刑嫌輕；
使陷阱無底罷，

唉！陷阱都是沒底的，刑嫌輕，
天之東見你這樣的懦夫，
地之西，也多遇你類似的罪人。

.....

恩愛的呵，
我能夠怎樣的恩愛你，讚美你？
憊恨的呀，
我能夠怎樣的憊恨你，詛咒你？

我總是恨多而愛少，

我總是讚美少而詛咒多；

假若照母親的說法，‘打是心驚罵是愛’，

那所謂愛與恨已無從分割。

啊！憊恨的，

將恩愛送把你，

恩愛的呀，

你要的是甚麼呢？——

我知道，這裏頭我通通知道：

長途的森林裏有支飛鳥，

她飛上，她飛下，

等到那個旅客的兩腿疲乏了，

她便待在林梢；

啊！誰知是他禦賊的短槍呵，射傷了，

伴他孤寂的那個飛鳥？——

慰勞歌被人家當作嘲笑，

黑暗裏閃來的個螢虫，

迷途偏罵你是鬼火燒。

將恩愛送與憊恨的，

恩愛的呵，

你得來的又是些甚麼？

啊！我沒有這般的善心又奈何？

憊恨不解仍憊恨，

對人間放棄了詛咒我不能；

何況是呀，懦夫，你這懦夫……。

啊！我終不能怎樣辦，

我青春的明月西沈我能向誰去訴苦！

我的美人兒的全身又已爲我而裸露——

呵！裸露呵裸露！

恨不得——雄劍拋江底，

呀！若不念二十來年的相與相依，

我的美人呵，你是這樣的個裸體！

呀！你是這樣的一個裸體！

你時辰，你時辰，

你解我如要犯的時辰；

聽，聽聽聽！

聽我槌劍鳴！

你鞭撻着我們，

還要盜走了我們的青春。

那大仇敵剛戰敗而去，
你這時時偷盜我們的，
你這當面的仇敵你時辰
自古以來的人命那兒去？
你盜了今之人，你還冷視後之人，
仇敵呵，

你纔是個無底而無邊的大陷阱。
我有的朋友，
煩惱的抱着你一生；
我有的朋友，爲了你，
走到江邊躊躇後，幾次轉回；
我有的朋友不見了，
自從走到江邊後。
週圍壓我的是前之敵，
趕我入那虎口的是後之你，
時辰呵！你這時辰！

你聽，你聽，

聽我雄劍鳴！

砍破你肉你血管，

刺穿你骨並你心，

刺不穿你骨並你心，

怎見得我深深處的血情；

不管最後的勝利是我還是你，

就算是你，

雄劍鳴，雄劍鳴，

讓我雄劍鳴。

你逼我而去的是暗淡的前途，

我閃照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只有歌聲；

仇敵呵，我並沒一點兒求你，

說甚麼青春，就是生命，

你需緊緊防備的，

還是你的骨肉和你心。

恩愛呵！我所唯一贈你的
 是些些刺濫的時辰；
 刺濫的時辰如流水，
 在這裏，你看見你流行着的青春；
 刺濫的時辰如明鏡，
 你這裏，他將退還了你的青春。
 恩愛的呵！我唯一報你的：
 看你爲我而瘦的臉，
 看你舌頭和嘴唇，
 看你被我引得狂紅了的心，
 啊！再看呵！徒令你和我傷情——
 這不堪激戰的懦軀，
 明鏡流水中，
 也見他不堪再見的心影！
 呀！恩愛的呵，
 人間給你量不盡的冷眼，

怎當得我呆兮兮的看你一看；
任他們怎樣的譏你諷你，
聽我熱活活的一言，
甚麼譏與諷，全都消散而不見；
只有我一人的讚美是真的，
有我一人的讚美呵，
誰管他毀聲之萬萬千千。

來罷！所有的仇敵，
冷刀儘管落在我的體膚上，
笑罵儘管築起了重重圍牆；
最大的限度是將我頭提去，
最大的毒刑——
將我砍碎，
撩與飛鶯；
除了此，還能傷我嗎？
啊，就算這兒的路碑，

那兒的鉄壁，
 通通刻寫着——我的罪名；
 我死時，再讓你們捏造一篇序；
 除了此，還能傷我嗎？
 我相信，我相信，
 這已盡了你們的大限度與大毒刑：
 然而親愛的一笑，
 甚麼毒刑苦也要全消；
 至於名聞呀，
 牠早撇我而背逃；
 罪名呢，勞你駕，
 你刻寫着千千萬萬一切由你去捏造。
 其實呀，那些全都是些膚痛呵，
 請看我，一個個自打回的，
 一個個自打回的，我心的湧潮；——
 啊！我心的傷痕呵，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纔知道。

我的恩愛呵

那怕人間苦，
只愁你不笑。

呀！心影呵

西沈去，
劍可照準了，
是我沒力呀？
是我劍不利？
我也沒力，
劍也不利，
然而我——要有力，
我的劍，要銳利，
這光景臨我我已忍無可忍；

我‘捨不得’的情緒又絲毫不能禁；
啊！人不力，
 劍不利，
 劍鋒上何曾多染，
 多染他的血跡與髓跡。

蕩我舟罷——

力的練習

磨我劍呀，——

劍也銳利；

 一滄海，——

 磨劍池，

 生時抱着劍來，

 死時抱着劍去。

你解脫了上下衣的美人呵！

枕你腕於陷阱中的思愛呵！

我所能夠寬懷於你的，……………

啊！我沒力，
怎樣寬懷你？
將我心裏雄劍作獻禮，
祈求你，寬懷一的的！

美人呵！恩愛呵！

美人恩愛呵！

你寬懷一的的！

且奈我沒力！

呀！愛呀，——

這是個唯一的希冀！

“呀！愛呀！”

一切我愛呀！

寬懷一的的！

看！我這樣的狼狽而焦急，

人家追趕我，

都順着我一路上的血滴。
我由棘山來，
我從阨海過，
一路上那一歲沒經坎坷！
來途確告我以去路呵，
走着去路，
嘗味來途——
早見山脚果是幾堆墳，
也曾見那山腰真有幾堆土，
幾堆墳與幾堆土實在是一樣淒涼，
山下與山腰誠屬此大山之一部；
前途迷茫果也分明，
有時憶不清我崎嶇而迂迴的來路，
手上削的是酸果，
舌頭先味而嚥下的已是來途。
啊，誰能否認呵！

到了山頂

終不出此大山之一部，

而況山頂呀，——

“雲深不知處”。

然而我總是奔往前途，

似乎我已看清了那雲深處；——

渡阨海呀超棘山，

走坎坷呵越險阻，

新傷蓋着舊痕，

我悔恨，當初曾經放鬆的一步。

受不盡的週圍的鞭撻與凌辱，

全讓牠變成灰土；

不然最後的解決

就送與他們骨骸一付；

但我一生啊！

奮走着我的大路，

奔走着我的大路。

呀！愛呀！

一切我愛呀！

那末你可寬懷一些些！

看阿，我這樣的猙獰又倉猝！……

只在空山裏得過回響，

如今這回響會來自天上。

同一樣的石頭，

同一人的右手，

湖水仍是悠悠，

只新起的波紋不如舊；

你是天南，

我是地北，

可這樣的歌聲呵，

要分辨也不能夠；——

是天南人的悲愁呀？

是地北人的悲愁？

那夜，雲如臥虎，

那夜，月裙輕綢，

山下農民全睡盡，

左右空氣點沒聲，

不知是三更已四更，

半山上的破屋中走我一人：

左手拖着白巾，

右手高舉磁盆；

看了環抱的寂靜之江山，

墊脚而伸嘴的又去就——那天上的美人；

看江山後就美人，

就美人後看江山；

路線不平，

人嘗失足，

一聽而再聽，
睡草譏笑聲；
是怎樣迂曲的山逕呵；——
來到那眼古井前，
 已經好一陣；
一般與我赤身立着的，
 那時的月明，
那時的臥虎
 是已變了鴻雁與飛鶯。
我與涼水之深交從此起；
我托盆於空際水下行，
 深深的覺着天地——
 天地之真潔是裸然一身；
 如我的穢濁怎樣幸，——
 深山中一眼古井。
洗淨時，盆擱地，

盆底餘水中盪着星星；

是我一時的奇興，

在那餘水中，

我右手繞上一彈而音——‘磬…’

呵！是怎樣的一音——‘磬…’！

發自怎樣的一抱琴！

啊！我的朋友呵，

我地北人的悲愁，——

你天南人的歌聲；

我偶爾一彈之音，——

發自伯牙指下那抱琴。

呵！你天我地，

他是往古我而今，

可再有個異地或是後之人，

她一時的情懷與我緊緊相呼應？……

啊！我的朋友呵，

你纔真是個健麗而豐力的人形，
 麗如你嗎，
 就是個假道學式之處女
 也要來偷你的情。

我的朋友呵，
 你狼狽焦急，
 你的背後還有追兵，
 白熊星與虎星呵，
 也莫不是血淚的晶形。

“蹂躪下的我的生命，
 忍，而今已忍無可忍，
 我欲狂，恨未能，
 聽人家由衷的歌聲，
 按不住我隱伏而跳盪的心情，
 然而我唱給誰人聽？”

我歌給誰人聽？

誰人願聽呵？——

我的歌聲。

呀，我不能忍，

一腔苦情，

然而我要唱給誰人聽，

我要歌給誰人聽，——

要唱呀，誰能塞住我的嘴，

不唱呀，誰敢逼着我發音，

我腹上的潺潺流水，

你們曾經一次問過誰？

久與這人間相處，

感染着他的懦弱；

老與這人間相處，

剛下地的胎兒也將不得哭——哭。

呀，我的歌聲呵！

你是一胎兒，
 不得哭，就可被難而早死。
 這個人間，——一切的胎兒呵，
 先先睜開你眼睛，
 看看她懷抱着你的
 臉色已是怎樣慘白了的一個人。

.....

啊，豺狼狗馬踏我身，
 還想望牠豺狼狗馬動悲憐，——
 不會見那屠戶嗎？
 他何嘗允許過一隻小羔羊的哀請？
 你說：“祝你丟了屠刀罷！”
 說話人，請先捧出你的心，
 他屠房中有的好美酒，
 假你不是修行人，——
 人心好獸肉，

屠戶好胃口，
你將得見——
他杯也不停，
筷也不閒。

.....

地面上的繁榮，
一切由我而表現；
地面上有污濁，
我身有癍痕一點點。
人嘗美江海而忤我，
試問那江海是誰人的表現？
人嘗指癍痕而羞我，
試問那癍痕在那裏？——除掉人間！
而且癍痕呵，
證實你人間的試驗；
又何況許多癍痕呀，

洗潔你的眼，你還能見嗎？

呵！我載重而行遠，

我恨我蠕遲已夠夠，

還用得着你們幾揚鞭

我行從不倦，

若是我心冰結了，

看一看那和愛的春光，

她會自己送來你面前？

啊，幾次忿怒，

幾次膚裂陷，

待到我身全崩燬，

你還有甚麼的個人間？

我願我身早崩燬！

這樣的個人間！

我身若不早崩燬，

再忍欺與辱啊我不能；

不然，我又何必發些恨歌與恨言，——
住豺狼狗馬永遠蹂躪我千年，
像此天國中之某一大國民，
那一般的沒憤也沒怨。”

從不聞，你將心情向人歌，
也從不聞你將往事仔細對人說；
你已出眶的眼淚常常反向肚裏流，
你將脫鞘的雄劍，
浩歎了一口，
又往鞘內收。

真的；真的歌聲當是人人有，
真的歌聲可不在這人間流；
真的；真的眼淚果是人人有，
一到了人間，
人間就只一冷眼，

還彷彿是不得已的應酬。

啊，真的；真的歌聲人間那裏聽，
真的；真的眼淚人間早已沒處求；
無怪那個自然追尋者，
他老在絕崖處奔走，
無怪你這人間催生客，
長歎一口口，
劍出鞘又收。

呀！你這貌美而情重的女子，
你這深沈而渾厚的地球，
人家只見你身後的陰影，
硬要說那就是你的本身；
指着此世上的穢濁，
就講起是你原形，
可憐的你這姑娘！受一羣
豺狼狗馬之蹂躪，

你仇沒處報，
你冤沒處伸，
你就一夜夜，
吞下你眼淚，
咯咯的你怕與人聽的哭聲。
啊，你這含冤而受屈的女子，
從前你甚麼都是忍忍，
如今會得聽
你按不住而迸發的歌聲。
呵！縱我不是害你之一人，
呵！縱我是害你之一人，
而今我要燒絕了一切的卑懦，
你我背靠背，
斬殺對頭人。
而且啊！你這受辱與我一般的女子呵，
狂唱罷！你就從此狂唱罷！

世上與你共肺呼吸的總算還有一個我。

啊，你同伴的都在高處行，

可憐的呀！

你天下的兒女，

你位低的大地。

假若我不常常設想說，——

這天空是你尚未綴成的件花衣，

一切瑩瑩的表現，

全發自你心急迫的希冀，

那末，——你天下的兒女啊，

單憑我的來途設想你，

我也將永生永世為你而悲泣；

假若我不常常自慰說，——

我最親愛而最崇敬的，

是一嘆而三奮的你天下的兒女

是忍不住悲憤而歌哭的大地，

那末，——

唉呀！你天下的兒女呀！

風浪不放鬆的是我船，

天下可憐而無告的就是你，是你，

天下可憐而無告的就是你！

有一天，打破了我的設想與自慰，

那時呀！可不分明了，

我何止於悲泣！……呵！悲泣！……

.....

.....

天體的運行永不息，

星星們的去路都向西，

先前果是繁榮的一柯太空樹，

而今大半的花果不知落那裏？

毛前他不來，——

啊，你健麗的人形星星，
那海上一孤舟，
孤舟上一拔劍人，
黑徒必以為猖獗的時機已至，
天地間又只寥寥幾鋒雄劍鳴
雖然孤劍一鳴鳴到底，
有誰人不在誠懇的希冀？——
天地間有真同心與真同情。

船只向前行，
不知漠忽的那邊是對岸了還是海中心？
呵……那來的對岸呵！
船只向前而行。
那邊隱隱約約的，好像是一架孤山呢，
圍山頂反好像有個目炯炯的少年人。
啊！有誰人先我到過此？

他的船隻呢？

何處是他的船隻呀？

少年人！目光炯炯的少年人！

你是單獨的一靈魂？

還是我前途的化身？

啊，這浪頭呵！——

這活躍的崑崙山頂；

這浪底呵！——

這沈沒的死海之濱。

船經浪頭又浪底，

不知何時是天明？

船經浪頭又浪底，

不知何時鷄鳴？

你崑崙山下的雄鷄，

我船隻向前而行，

這時我想發現的：

是怎樣熱烈而光明的星星；

這時我要聽見的：

是雄鷄鳴，

更是你崑崙山下的雄雞鳴。

而且，崑崙山下的雄雞此時已該鳴，

崑崙山下的雄雞呀！

此時不鳴你將何時鳴？……………

呌！……………

我想發現的星星，

呌……………

那東方的海霧中已含着朝陽影。

“永遠是一貫的長夜，

在此長夜中我懷抱着一切，

一切在此長夜中又懷抱着我；

解不開的一切與我，

割不斷的我與一切呵！
我那恩愛的朋友又先生，
你已早在高峯之上向東而待着，
呵！先熱熱烈烈的吻你三吻罷，
恩愛的，我的朋友先生呵，——
我仍舊是體無完膚的那一個，
傷痕倒一天更比一天多。
我熱情的奔放在你眼前，
我心血的灑落，請看空間；
人嘗見黑暗遇光明而逃避，
却不見黑暗限制着光明的向前；
看我的來途有甚奇險，
可四方的森林中都伏着暗箭。
請看這中天與西方呀！
還有多少的囚籠
與多少的鐵鍊；

不是個有血又有氣的丈夫，
誰敢挺胸而前，
視已見若未見；
不願以生命去探險的兒女，
只好先先求恕饒，
只好先先跪在鐵練或是囚籠邊。
跪在鐵練或是囚籠邊，
啊，許你得到了卑微的可憐，
或更接受了一付鬼臉，
請問世間那有一座真的長生殿？
你可永遠跪在鐵練或是囚籠邊！——
這才是個永遠洗不掉的污痕呵！
我所親愛的一切，
固然一人有一人的自願；
啊，我倒不願，
我倒不願，——

除了囚籠與鐵練，
還可跌下此碧茫茫的海中間；——
固然我也不想一座長生殿。
噯！說甚麼鐵練囚籠呵，
叫你一個個一個個都要毀滅！
不燬滅嗎？等待着：
我這和愛如慈母的
我這激動若風雷的，
啊，我生命的光芒，
我血情的奔放，
生願熱烈而紅麗的生，
葬願熱烈而紅麗的葬。
請看罷，——
週圍的暗箭已齊發，
那一個不想將我全吞下；
再看，——這樣清明的早晨啊，

世上已被着烟霧，
 人間已捲起黃沙；
 誰不是有血氣的男兒？
 誰不是有血氣的女子？
 怎麼要讓黑暗被太空？
 怎麼要讓世間漫黃沙？
 告訴我，那一個不是有血氣的男兒？
 請你告訴我，那一個不是有血氣的女子
 呀？……………

呵！永遠是悠悠的長夜，
 我們不過權將此時當晨曦，
 我所愛的，
 並非我輕你，
 要個明潔一沒癢的世界嗎？——
 也無論，你想要個怎樣的——
 請先量一量你所有的血液；

縱不然，當着綠叢未離枝，
也得朝朝呼吸幾腔鮮空氣。

啊，看呵——

看我當前的魔鬼逃退！

看四方的暗箭穿我身！

看海浪吞着金光！

看我一步步的衝往前陣！”

看呵，——

看你一步步地衝往前陣，

看拋棄而無盡的浪浪黃金；

看你當前的魔鬼逃退，

看四方的暗箭穿你身；

一四方的暗箭何獨穿你一身呀，

逃退的魔鬼也何獨你一己的仇人！

啊，日也不寧，
夜也不寧，
恨不得，與仇敵同爲灰燼！……

“你爲灰燼儘可以，
我爲灰燼可不行，…”

呀！仇敵牠與我這樣的回音，
呸！你羣魔鬼呵，

是我忿急，
我誰與你同灰燼……。

啊！雄劍鳴，
我的雄劍鳴，

雄劍於今不得暫離手，
否則魔鬼立即噬我身。

啊！日可以不寧，
夜可以不寧，
這麼樣的處境！

這麼樣的戰陣！

我的船哥呵我的心，
我的船哥呵我的命，
前面是孤另另的海島，
這裏是萬浪會擊的中心，
你老是閉口運力搖你槳，
我永遠舞劍，
護你前行並給你歌聽。
呀！一夜夜的戰鬥，
戰到天暗天又明；
我所渴望的朝陽已至，
怎麼還聽不到崑崙山下的雄鷄聲？
怎麼呀！是我耳聾嗎？——
我聽不到崑崙山下的雄鷄鳴？
想來是，被水聲阻隔了，

因爲我處在這萬浪會擊的中心。

——然而我已見了這東方的一點光明，

我總要聽，要聽呵，

要聽崑崙山下的雄鷄，

崑崙山下的雄鷄，

你沒可奈何的，

你忍無可忍的，

你赴敵底的歌聲！

你赴敵底的歌聲！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更時完

這空漠的心

(寫罷了海夜歌聲)

幾日來，我這空漠的心，
空漠到沒有飄渺的一粒塵；
啊，我不獨身貧——心更貧，
貧像個太古時的
沒有把刀斧的老百姓；
但我何嘗如他們，
他們那健麗的人形，
他們那混沌的初心。

創造着海夜歌聲，
忘去了今人，古人，後之人；
海夜歌聲剛完成，
我說，我獨自說：
“勿論你是荷馬或屈平，
勿論你是李白郭沫若，
還是哥德或但丁；
更無論呵，——你是怎樣的個抒情人。

其實我何嘗知道荷馬或屈平，
我也何嘗知道沫若或但丁，
我曾說過的：
‘我的身貧心更貧；
假有人要來追問我的屈平或但丁，
我只好指着那天體的宏構——

我狂妄的心境；
有誰人罵我胡說，我更沒有不承認。

昨日往冰湖遊行，
孩子們踏着磚塊在滑冰；
那時空中飛着一寒鳥，
他歌唱與孩子們的滑冰
怕是同一的用情；
假若那時有一人在仔細看也仔細聽，
‘呵！那是海夜歌聲的歌者罷，
那歌者的歌聲是來自湖山頂。

同一樣的用情；——
孩子們自誇他本領高明，
寒鳥並不唱
人家所景仰的白鶴之聲；

至於我‘身貧心更貧’，
就唱我‘身貧心更貧’；
寒鳥總是自傲的，
踏磚塊而滑冰的孩子們更是驕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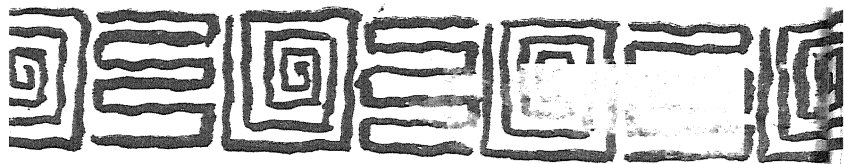
又在個荒涼山頂，
高讀我海夜歌聲，
我那素交之冬風老友
沒客氣的來同伙訂正，
更袒懷的奏起了同調之琴
那時我提起‘勿論荷馬或屈平，…
老友說，‘都是一樣的，
都是些目空的妄人。

切莫理那些博士先生，有誰人
敢說他管理着這歌場的命運？

假若你‘身貧心也貧’，
那你和我更是同心；
你唱罷——我聽，
我唱罷——你聽；
我的老友風，
更有一抱琴。

啊，可是這幾日來呵，——我這空漠的心！
我這分外空漠的心！
都由於我的狂妄嗎？
把我笑得分外空漠的，
恐怕就是荷馬與屈平；
然而這娃娃何獨你們非笑呵，
當然的，她是怎樣幼稚的一個人；
啊！我這空漠得渺茫之一微塵也不着的心。

十三年十二月九日北京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廿拾日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廿拾日

